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鲁班锁技艺传承与文化寓意考辨

叶珈岑
澳门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
DOI:10.32629/er.v9i9.7371

[摘　要] 鲁班锁，又称孔明锁、八卦锁，是中国古代榫卯结构与益智游戏的代表，融技艺、哲学与娱乐于一体。这项研究结合古代文献、近现代文献、地方非遗资料和现存实物，考辨鲁班锁的历史源流、技艺传承与文化寓意。较明确的文字与图像证据，主要见于清末唐芸洲《鹅幻汇编》中的“六子联方”；该书称其为“益智之具”，又说它“源出于戏术家”。《营造法式》等所存榫卯知识能提供技术史背景，却不足以证明宋代已有今天意义上的鲁班锁。近现代以来，鲁班锁又与鲁班文化、孔明传说和地方工匠传统相连，并借由师徒传承、民间制作、非遗保护与文创开发，逐渐获得新的文化生命。
[关键词] 鲁班锁；孔明锁；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文化象征
中图分类号：G898.2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he Craft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Luban Lock

Ye Jiace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Luban lock, also known as Kong Ming lock and Bagua lock, is a representative of ancient Chinese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and puzzle games, which integrates skills, philosophy and entertainment. Based on ancient literature, modern literature,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terials and existing objects, this study examines its historical origin, skil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ore explicit textual and pictorial evidence was mainly found in the " Liu Zi Lian Fang " in the " E Huan Hui Bian " of Tang Yunzh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book regarded it as a " puzzle tool " and said that it was " derived from a dramatist " ; the mortise and tenon knowledge of " Yingzao Fashi " can provide the background of technical history,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prove that the Song Dynasty has the Luban lock in the sense of today. Since modern times, Luban Lock has been combined with Luban culture, Kongming legend and local craftsman tradition, and has gained new cultural life through master-apprentice inheritance, folk produc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luban lock; kongming lock;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aft inheritance; cultural symbol

引言

鲁班锁也叫孔明锁、八卦锁，是中国古代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木质拼插结构玩具，形制颇为精巧，结构也相当严谨，常常会被看成传统榫卯技艺的微缩体现。它的起源多被附会到鲁班或诸葛亮身上，可真正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却把建筑、数学、哲学与民俗等多重文化元素融到了一起。就眼下学界的研究来看，关注点大多落在结构解析和玩法介绍上；至于历史源流、技艺传承与文化象征这些角度，能做出系统考证的成果还不多。笔者试着在实物与文献互证的基础上，梳理鲁班锁的形制演变和技艺传承脉络，解释它在文化系统中的多重寓意，也希望能让对中国传统器物文化的理解更丰富一些。

1 鲁班锁的形制源流考

1.1 鲁班、孔明起源说的文献辨析

鲁班锁的起源，常常会和鲁班或诸葛亮传说挂在一起。民间最常见的是鲁班发明说，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能工巧匠鲁班，为了试试自己的孩子聪不聪明，用六根木条拼成可以拆卸的玩具，后来就流传成“鲁班锁”。《事物纪原》里有黄帝制锁、鲁班改机之说，这给鲁班锁起源传说提供了文献依托[1]。

另一种说法是，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承袭了鲁班的巧思，又加以改进发展，最后制成这种精妙的立体拼插玩具，后人因此称它为“孔明锁”；不过目前并没有可靠的早期古籍记载能证实这种说法，它只是民间流传。相关研究也指出，鲁班传说与鲁班文化在民间长期叠加，形成了关于技术创造者的文化记忆[2]。

1.2 “六子联方”：目前较可靠的早期文字证据

和鲁班、孔明传说比起来，清末唐芸洲《鹅幻汇编》里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的“六子联方”有更明确的文献价值[3]。该书把六根带有缺口的短木组合而成的结构称作“六子联方”，明确把它看成一种“益智之具”，认为它“源出于戏术家”，同时还配有图示。相关资料也指出，该书是目前能查找到的较早、较完整介绍这种拼插结构的文字材料之一。

这份材料能证明，至少到晚清时期，类似今天鲁班锁基本结构的拼插器物，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名称和玩法，还被归入“益智游戏”范畴。所以，与其直接断言鲁班锁“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不如把它的历史表述为：结构技术有较深的传统木作背景，而作为一种独立益智器物的明确文字记录，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

《鹅幻汇编》没有把“六子联方”的起源归到鲁班或诸葛亮那里，而是说它“源出于戏术家”。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在晚清的文字记载中，这种器物首先被理解成一种和戏法、游艺相关的益智器物，并不是已经形成今天这种明确的“鲁班文化符号”。因此，《鹅幻汇编》可以当作考察鲁班锁名称、功能和形制演变的重要节点。

1.3 榫卯技术与鲁班锁结构之间的关系

就现有资料而言，虽然还不足以证明宋代就已出现鲁班锁，可这并不说明鲁班锁与中国传统木作技术之间毫无关联。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的榫卯技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显示，距今数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木构连接方式；等到了宋代，《营造法式》又把木构建筑中的多种榫卯节点系统地记录了下来，其中就有“勾头搭掌”“螳螂头口”“藕批搭掌”这些形式。现代建筑史研究还指出，这些连接方式能体现出宋代木构建筑在构件连接、受力以及整体稳定性方面的技术认识[4]。

由此看来，鲁班锁可以被理解为传统木作连接思想在益智器物当中的一种“小型化”和“游戏化”表现。不过还要强调一点，“榫卯技术源远流长”并不等于“鲁班锁这一具体器物也同样存在了数千年”。这两者其实处在不同的历史层次上：一是技术传统，二是具体器物形制。把这两层区分开来，才不至于让鲁班锁的起源研究滑入“以技术源流传替器物源流”的误区，这也是相关讨论中很关键的一步。

2 鲁班锁技艺的传承与现代非遗化

2.1 从结构技艺到民间制作

鲁班锁的制作并不是简单地把木条拼起来，它会涉及选材、开料、画线、开槽、推槽、打磨以及组装等多道工序。现代地方非遗资料显示，滕州鲁班锁的制作技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艺流程，包括选材开料、粗胚成形和后期处理等环节，还进一步融合了雕刻、镶嵌、描金等传统装饰工艺。山东省文化和旅游部门公布的相关资料称，鲁班锁制作技艺包含三大工艺流程和三十八道具体工序[5]。

从现存制作实践看，鲁班锁对尺寸精度要求较高。木条之间既不能过松，也不能过紧；槽口的位置、深度以及构件之间的组合顺序，都会影响最终结构。所以，制作鲁班锁实际上要求制作者同时掌握材料性能、工具操作和空间结构知识。

也正因为有这种特点，鲁班锁才比较容易融入木匠技艺传承体系；从枣庄市文化馆的非遗资料来看，鲁班锁制作技艺大多靠老一辈匠人的口传身授才得以传承，而在滕州地区，过去也有木匠把制作鲁班锁当作出师标准的传统。这些材料能说明，在部分地方木工传统当中，鲁班锁并不只是有娱乐功能，也兼有技艺训练与身份认同功能。但这类传承实践带有地方性传统的性质，不适合被放大解释为中国古代木工行业里普遍施行的制度。

2.2 师徒传承与技艺经验

鲁班锁的制作对经验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它的结构虽然能借助图纸和尺寸加以说明，可到了传统手工制作这一层，制作者仍然要能把握木材的干湿程度、刀具的力度以及榫卯的松紧度等经验知识。

在传统木作环境当中，师徒传承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传承者不光要学会具体的制作步骤，还得在长期实践中慢慢形成对木材和结构的感知能力。比如，滕州鲁班锁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浩，曾通过拜师学习传统木作，后来又在实践中走访老木匠、整理传统工艺，并借助产品创新等方式，推动技艺传承。

由此可见，鲁班锁的“传承”并不是简单重复既有形制，而是在传统经验、个人实践与现代设计之间不断调整。它的技艺价值不光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也体现在制作过程中形成的身体经验与工匠知识。

2.3 从民间技艺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鲁班锁逐渐被纳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二零二一年，“鲁班锁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为滕州市。传统社会中的鲁班锁主要依赖木匠、民间艺人和消费者之间的自然传播，而进入非遗保护体系后，它的制作技艺开始通过传承人、文化馆、学校研学、文创企业和公共文化活动等制度化渠道进行传播。

例如，滕州地区已经通过鲁班工坊、校园活动和研学体验等方式，使鲁班锁从传统手工艺品转化为青少年接触传统木作文化的重要媒介。这种变化说明，现代鲁班锁的传承已经形成“师徒传承—非遗保护—教育传播—文创开发”相结合的多元模式。

3 文化寓意考：从结构哲学到象征系统

3.1 结构之“合”：从技术属性到文化解释

鲁班锁最直观的结构特征是“合”。多个独立木构件通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过彼此之间的凹凸关系形成完整结构，单个构件无法独立构成稳定整体，只有按照一定关系组合之后才能发挥作用。这一结构特征容易引发关于“合作”“协调”“和谐”的文化联想。因此，在当代文化传播中，鲁班锁经常被赋予“和而不同”等寓意。二零一八年，滕州鲁班锁曾以“和而不同”主题产品参与外交文化活动；二零二三年，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和而不同”鲁班锁又被选作相关纪念礼物。

不过，这种文化寓意应当理解成现代文化阐释，不能直接追溯为鲁班锁产生之初就已经具有的固定象征意义。换言之，“和而不同”是现代社会根据鲁班锁结构特征进行的文化再解释，而不是已有确证的古代原始寓意。

3.2 “锁”与“解”的辩证意象

另一个鲁班锁的重要特点是“易拆难装”。操作者需要寻找特定的拆解路径，同时掌握不同构件之间的空间关系。“锁”与“解”构成了它最直接的游戏逻辑。从文化心理来看，“锁”意味着限制、封闭与守护，“解”则意味着突破、发现与通达。鲁班锁因此能通过具体的操作过程，把抽象的“解难”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游戏体验。

不过这一层文化意义同样属于解释性的阐释，而不是古代文献中明确规定的象征系统。它的价值正在于传统器物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能够通过新的文化解释不断产生新的意义。

3.3 民俗中的吉祥寓意

在一些地方习俗中，鲁班锁也有着吉祥的寓意。例如在山东省滕州市近年来的婚俗改革中，创新地将鲁班锁融入婚礼，以此来象征婚姻“结构牢固、不易分离”；鲁班锁还被赠予孩童，寓意着“开智启慧、心灵手巧”。这类使用虽不普遍，却反映出鲁班锁在民间文化中的符号化延伸。

4 鲁班锁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的几个认识问题

4.1 应区分“技术源流”与“器物起源”

鲁班锁研究中最常见的误区，是将榫卯技术的悠久历史直接等同于鲁班锁的悠久历史。事实上，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的榫卯可以追溯到非常早的时期，而“六子联方”作为一种具体益智器物的可靠文字记录则明显晚得多。应当将二者区分为两个层面：榫卯是鲁班锁赖以形成的技术基础之一，而鲁班锁作为独立器物的历史则需要通过具体实物、文字和图像资料进一步确认。

4.2 应区分“传说传统”与“历史事实”

鲁班说和孔明说虽然缺乏直接史料支持，但也不是毫无研究价值的。恰恰相反，这些传说说明民众倾向于将复杂技艺归因于具有代表性的“巧匠”或“智者”，从而形成关于技术创造者的文化记忆。在研究中不必简单否定鲁班锁传说，而应将其重新定位为一种“文化记忆”。也就是说，鲁班锁是否由鲁班发明，是历史考证问题；社会为何长期愿意把它和鲁班联系起来，则属于民俗文化和集体记忆研究的问题。

4.3 应重视现代非遗化对鲁班锁意义的再塑造

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鲁班锁，并不完全等同于清末“六子联方”。现代鲁班锁在构件数量、材料、造型和装饰方面已经出现大量变化，从传统六根木条发展到九根、数十根甚至更加复杂的组合形式。地方非遗实践还将雕刻、镶嵌、描金等工艺融入鲁班锁制作，使其兼具益智玩具、工艺品和文化礼品等多重属性。

这种变化表明，传统技艺的“传承”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传统结构原则与现代审美、市场需求和文化政策之间持续调整。鲁班锁之所以能够在今天继续存在，恰恰与这种适应性有关。

5 结语

鲁班锁的体量虽然不大，可能承载的文化层次却并不简单。从目前能见到的文献和实物来看，还不能证明鲁班或诸葛亮确实创制过这种木质拼插玩具。清末时，唐芸洲在《鹅幻汇编》中记载的“六子联方”，算是目前较为明确的文字与图像证据；《营造法式》等材料里保存的榫卯知识，则为它的结构形成提供了技术史背景，不过技术传统和具体器物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起来。在传承方面，鲁班锁从民间木作经验、地方师徒传承出发，又走向非遗保护与文创开发，滕州等地已把它纳入公共文化空间。这都表明鲁班锁并不是一件固定不变的古老玩具，而更像一个在技术传统、民间叙事与当代实践中不断被保存、被重构，也被再创造的文化对象。

[参考文献]

[1]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王中.鲁班的传说与鲁班文化研究[J].民俗研究,2018(3):121-128.

[3]唐芸洲.鹅幻汇编（中外戏法图说）[M].光绪年间石印本.

[4]李诫.营造法式[M].北京:中国书店,2006.

[5]李浩，张莉.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鲁班锁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以山东滕州为例[J].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22(2):45-51.

作者简介：

叶珈岑（2002.11-），女，汉族，江苏苏州人，澳门科技大学国际汉语教育专业 2025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器物文化。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